

本國學基  
叢書 列女傳補註

書叢本基學國

註補傳女列

撰圓照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四庫全書提要

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漢劉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後。以父任爲輦郎。歷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向所序六十七篇。註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列女傳十五卷。註曰。劉向撰。曹大家註。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是鞏校錄時。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併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復爲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奧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又稱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傳於江南人家。其書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是回所見一本。所聞一本。所刪定又一本也。錢曾讀書敏

求記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趙悼后。號古列女傳。周郊婦人。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而傳各有圖。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蘇子容嘗見江南人家舊本。其畫爲古佩服。各題其頌像側者。與此恰相符合。定爲古本無疑云云。此本卽曾家舊物。題識印記並存。驗其版式紙色。確爲宋槧。誠希觀之珍笈。惟蘇頌等所見江南本。在王回刪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數。與回本合。古列女傳。續列女傳。之目。亦與回本合。卽嘉祐八年回所重編之本。曾據以爲江南舊本。則稍失之耳。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詆其誤信顏籀之註。不知漢志舊註。凡稱師古曰者。乃籀註。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之自註。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顏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譌傳頌爲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續傳一卷。曾鞏以爲班昭作。其說無證。特以意爲之。晁公武竟以爲項原作。則舛謬彌甚。隋志載項原列女後傳十卷。非一卷也。必牽引旁文。曲相附會。則隋志又有趙母註。列女傳七卷。高氏列女傳八卷。皇甫謐列女傳六卷。綦母邃列女傳七卷。又有曹植列女傳頌一卷。繆襲列女讚一卷。將續傳亦可牽爲趙母等。頌亦可牽爲曹植等矣。又豈止劉歆。班昭。項原乎。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

## 列女傳補注序

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義相研究。樂此不疲。兀坐成疾。不以爲困也。時有父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任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配王婉佺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之居。僅數廛。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至。嘗以孝節錄從戶部乞言于安人。撰讀孝節錄一首。以應。性情真摯。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法亦遒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旣而戶部以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八卷。敘錄一卷。屬庸校定。并索序言。時庸久病。束裝南歸。有日矣。凡京師名卿大夫。與庸交好者。無不詔庸以讀書爲戒。謂當心如槁木死灰。以資靜養。雖庸亦以爲然。然感戶部相待之雅。安人誦諉之意。又不能辭也。力疾開卷。一再勘之。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不覺肅然起敬。以爲當代女師一人而已矣。是書先有曹大家。碁母。遂。虞。貞節。三家注。補注。以曹爲主。而兼采碁母。貞節。之義。故名。其注有虞二妃。頌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又於此託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曰人事謂五教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堦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爲中道。斯竝微言。善解禮意。劉氏世傳魯詩。漢志言三家魯最爲近之。故熹平立石。亦本魯學。鄭康成箋毛。用魯義尤多。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者。疏漏之談耳。補注考之經傳。核之毛韓。其文之不同。義之有異者。每定爲魯詩。斯亦近儒所罕聞。經生之絕業也。如湯妃有髮傳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補注曰。此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爲鄭箋之所本。而淺者未考。遂議鄭箋爲改毛矣。衛姑定姜傳曰。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補注曰。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勛。義異。按鄭注禮記坊記。以畜爲孝。釋文云。是魯詩。鄭志以爲盧子幹義同。晉弓工妻傳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補注曰。此以爲公劉事。蓋魯詩說。按後漢寇榮傳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德化篇。引行葦及旱麓詩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皆本魯詩說也。陳國辯女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補注曰。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蓋皆魯說也。庸著拜經日記。考王叔師楚辭章句。徵詩與毛韓不同。定爲魯義。與補注正合。其他人所習知。及文字小異者。不具著。亦足證立說之精矣。竊以三代治亂之原。多本女德。士大夫興衰之兆。亦由婦人。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昭昭然若黑白之分矣。中壘斯傳。爲垂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旣多所

不習。女子又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爲之疏通疑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宜家置一編。爲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海內之治。將駸駸日上。庸經生也。不敢爲大言。姑撫微文末義。平日所誦習者。應安人之屬。并以質之戶部云爾。

嘉慶十六年秋七月戊子日武進臧庸序

# 列女傳補注序

劉向列女傳八卷。古有曹大家、蔡母、遂、虞、貞、節、三家注。今皆不傳。世所傳明黃省曾列女傳本。及明繪圖本。皆無注。傳寫溷淆。寢失其舊。此福山王婉侗安人補注所爲作也。往歲瑞辰以年家子弟問學於郝蘭臯先生。先生方爲爾雅疏。每寫數頁。輒以見示。往復討論。心獲良多。構昧所及。過蒙採錄。旣乃出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相示。受而讀之。其立論則原本禮經。其詁議則讀應爾雅。考譌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同。亦兼綜夫衆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範已。顧鄙陋之見。有與補注相發明者。如魯漆室女傳。其家情吾兄行追之。補注倩借也。今按琴操作請吾兄追之。倩情形相似。倩卽請之譌耳。陳國辨女傳。引詩墓門有楛。有鵠萃止。補注云。楛當作棘。據楚辭繁鳥萃棘爲證。今按玉篇。古文某作罍。罍棘形相似。棘蓋譌作罍。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楛耳。有爲補注所未及者。如有虞二妃傳。選于林木。路史引作遜于林木。棄母姜姬傳。性明而仁。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此異字也。陳寡孝婦傳。頌妣將嫁之。終不從母。妣當爲比。及三年之比。非考妣延年之妣。此誤字也。路史啓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嬌。今啓母塗山傳。並無后嬌之文。此逸文也。又有與補注之說。小有異同者。如契母簡狄傳。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補注分妹與娣爲二。據史記三人行浴爲證。今按呂覽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鴻烈墜形。



篇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皆謂姊妹二人。則知史記三人。實二人之譌。而姊妹不得分爲二矣。又據路史注。引列女傳姊妹浴于元邱之水。則知今本與其妹娣實字形之誤耳。啓母塗山傳。辛壬癸甲。補注謂既生啓。方四日而遂去。與書言娶四日而去不同。據傳既生啓三字。在辛壬癸甲上也。今按呂覽說文。皆言江淮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路史注。引列女傳。亦云娶四日而往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又傳頌。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實承維配。帝禹言之。則知列女傳。亦謂禹娶四日而去。古本既生啓三字。乃在辛壬癸甲禹去而治水之下。今誤移于辛壬癸甲上耳。至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補注悉訂爲魯詩。以劉向爲楚元王交。元孫。元王嘗與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宜世傳魯學也。其論肇于王伯厚。而朱彝尊經義考。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悉本之。近臧氏庸。亦主其說。但考傳所引詩。惟康王晏起。關雎。起興。與漢書杜欽傳同。先君之恩。以畜寡人。與坊記引詩。鄭注爲定姜送婦同。一則師古以爲魯詩。一則釋文以爲魯詩。可顯證爲魯詩說耳。其以式微爲黎莊夫人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經傳無徵。不能確指爲魯詩之學。若以柏舟爲衛宣夫人詩。與李黃集解引韓詩合。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卷。係錄李穆黃憶兩家之說。不著編錄氏。芣苢爲傷夫有惡疾。汝墳爲家貧親老。仕于亂世。與韓詩章句合。行露爲夫不備禮。女不肯往。載馳爲許穆夫人始欲與齊。以爲國援。與韓詩外傳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以其自欲與。齊爲疑也。渭陽爲秦太子瑩送晉文公。與後漢書注引韓詩合。行葦爲公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

長君嘗從杜撫受韓詩。蓋亦韓詩說也。劉向所引韓詩實多。似不得謂其悉本魯詩也。或謂韓、魯、詩多同。亡。故所引多韓詩。不知其實魯詩也。但劉向本傳。並無傳授魯詩之說。世傳魯詩特後人以。晉唐以後。韓、魯、詩存魯。前證後之詞。不若據所引詩證之爲確。王曼卿學士疑劉向嘗治韓詩。與鄙說互有詳畧。凡茲數義。知無裨于鉅觀。聊取證于往訓。敢以質之蘭臯先生及安人庶幾無負芻蕘之詢云爾。

嘉慶十有七年三月望日桐城馬瑞辰謹序

# 列女傳補注卷一

福山王照圓

## 母儀傳

###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兪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昊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

有虞二妃 有字配虞成文耳無義例也

父號瞽叟 說者皆言瞽無目或曰有目但不能分別善惡故假爲此稱耳此傳云號甚明矣

舜能諧柔之 諧和也柔安也

從掩 孟子作從而掩之此脫

時既不能殺舜 史記索隱引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疑在此句之上今本脫去之

又速舜飲酒 速召也

乃與舜藥浴 汪藥葛花之屬能解酒毒汪池也左傳曰周氏之汪

舜之女弟繫 舜女弟名敷手俗書傳寫誤合爲繫字又誤爲繫字

日呼昊天呼父母 夫子曰二呼字孟子萬章篇俱作于子即呼也吁于古字通呼聲又近俱歎息之義

選于林木入于大麓 入尚書作內古字通也內又同納廣雅云選納入也是入于大麓即選于林木句義重複矣文選注引曹大家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事瞽叟猶若焉 若順也言二妃雖貴猶能和順於舅姑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史記正義引之閒下有因葬焉三字後漢書注引湘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今本俱脫之

頤元始二妃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作傳又於此託始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頤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以求無子毛詩作以弗無子此蓋魯詩說也

薦之覆之薦席也覆蓋也

鳥偃翼之偃曲背也言飛鳥曲身以翼蔽其上下也

姜嫄之性清靜專一荀子曰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之然

能育其教育養也長也言棄能長育服習母教也

汝居稷也。俗本作后，形之誤也。今書舜典亦同。此誤。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作汝居稷，官可證。夫后者，君也。舜方命官，君主之號，不容施於其臣也。汝居稷，猶言汝作士，汝作司徒耳。何有后稷之稱乎。

頌懼棄於野。野，字失。頌，蓋誤。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敎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

與其妹娣。史記云：三人行浴，蓋簡狄與其妹及娣為三人也。

簡狄性好人事之始。人事謂五教之屬，人所有事也。契之能明人倫，亦母教使之然。

封之於亳。南亳也，湯所都，故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立子生商。毛詩立上有帝字，此蓋魯詩。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塗。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辛壬癸甲

依書言是娶塗山甫四日而往治水也。依此傳是既生啓方四日而遂去也。

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

言能代禹教訓其子而身致其化焉。

持禹之功而不殞。

持循也。殞墜也。

釐爾士女。

毛詩作女士。

湯妃有藝

湯妃有藝者。有藝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藝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藝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藝。賢行聰明。勝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愨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缺。

生仲壬外丙

孟子言外丙仲壬之前。又有太丁蓋生子三人也。

統領九嬪九嬪九御也位在三夫人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安衆妾此蓋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爲鄭箋所本

頌自夏適殷殷當作商上下相韻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嫻。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搜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娠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娠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嫻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嫻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嫻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嫻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嫻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嫻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



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佺天之命。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黜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太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有呂氏之女。北堂書鈔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太王娶以爲妃。後漢書注引此下有賢而有色四字

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後漢書注引作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史記正義引作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

太王謀事。後漢書注引作太王有事必謀焉

端一誠莊。後漢書注引一作懿史記正義引作壹此作一非

及其有娠。後漢書注及史記正義俱引娠作身

坐不邊立，不蹕。邊重也，蹕跛也

太姒者。後漢書注引者下有文王之妃四字此脫

禹後有莘，姒氏之女。史記正義引女下有也字此脫，又有在郃之陽在渭之俟二句

以進婦道。進猶也

太姒生十男。十男之次管叔叙周公下與孟子及史記世家不合，又成叔武霍叔處此復互易其名疑誤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驪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義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嬖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謹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鱗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父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邱。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公子之母也。

失其名，故但稱公子。

以畜寡人之賦。

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故於其歸去，涕泣而送。燕詩也。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勗，義異。

若令無神不可誣。無當作有。本左傳襄十四年，又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子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修身。

姜交好交亦姣字。

頌人其頌

以為傳母作亦魯詩說也

衣錦綱衣綱禪也毛詩作裳音苦迥切此作綱音與之同中庸引衣錦尙綱正與此合魯詩說也

砥厲女之心以高節砥厲磨厲也高節文選注引作高其節

姆戴媯之子桓公姆即母字也

頌莫不尊榮當作榮與上下頌

莊姜姆妹當作姆媯言為媯氏子之母也或曰當是母桓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母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贊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

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馭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馭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畫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引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長。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民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邪。敬姜對曰。子不聞邪。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釋不盡飲。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號戴己姜與己不同

結絲絲絕絲當作係見呂覽夫子曰韓非作鞮繫解因自結證知絲卽鞮字玉篇鞮亦作絲此

黃耄倪齒黃耄倪齒見詩與此義同

引衽攘捲捲亦作卷又與拳同拳手

治國之要盡在經矣此以經緯喻治理也以下當有成文今未見所出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蕪如絲類之屬也莫與膜同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搨也搨可以爲大行人也搨蓋如

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閭內之師綜者持絲交也交之言及機綜往來絲縷相持形如

組織地德國語組織作祖習古字通借此蓋

宣敬民事國語敬作序序與敘同敘敬亦字形之誤初

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

盡考其國國語國下有

晝而講隸隸當作肄肄習也國

夜而討過無憾討國語作計然作討者是也左傳日討國人日討軍實是其義

無自以怠自國語作日然作自亦通

則士之妻則當作列列士上也

其何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此脫

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大夫作夫人

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先上祀字衍

母陷膺國語陷作摺法云摺叩也

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此脫

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闔闔也門闔也闔闔也闔闔也

釋不盡飲則退釋戶戶之祭也國語飲作飲飲釋不盡飲則退燕食也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粢，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



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噓。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名舍。不知其姓。見荀子及國策。藝類聚引作子反。誤矣。

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類聚引吳下有邪字。器下有者字。此脫。

王使人往江之上流。類聚引往作注。此誤。

味不及加美。及字衍也。類聚引美作喙。此誤。

有獻一囊糗糒者。糗糒乾餼也。

甘不踰噓。噓咽也。

使夫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文選注引作康樂於上。無自其二字。又引曹大家注曰。軍事險危。故爲死地也。

頌士卒菽粒。粒。非韻。疑菽粒當作蔬糲。

###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廁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寄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人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亦不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

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飴，羸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爲當世冠。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

文選注引鄒上有孟軻母者四字，號下有曰字，此俱脫之。

嬉遊爲墓閒之事。

文選注引遊作戲。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子下有也字，閒居賦注引居處子作居子處。

及孟子長學六藝。

古以六藝爲六藝。

孟母方績。

績當作織，字之誤也。韓詩外傳：正作織，而文與此異。

學所至矣。

平御覽引所上何字，可證。

師事子思。

史記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以爲人字衍。

孟子曰：不敏。

據下文：敏當作也，或政字，形之誤耳。

精五飴，羸酒漿。

飴亦飯字耳，羸用巾覆之。

匪怒匪教匪教與匪怒相涉而誤也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酤醢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大早。不敢復返。故至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餼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捨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歲時禮不理。北堂書鈔引禮作祀。

吾從汝調往監之。謂告也。監視也。

歸辨家事。辨俱也。俗字作辨。

天陰還失早。作太。失書鈔。

至閭外而止。閭里門也。天陰還太早故止於里門外不欲令人見也。

臘月以祭也。魯人獵較蓋其俗尙使然。臘者祭名謂獵取禽獸。

禮畢事閒。無事字。禮作無事字。

酹釀醉飽。酹釀合錢沽酒會飲也。

無二天之義也。天君也。婦人以夫為君無二尊也。

遠父母兄弟。謂也。四字。下脫此之。

###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

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顏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遇之甚異。遇。接見也。言接見五子。異其禮數。不與己子同。

可不救其子乎。救。當作救。字形之誤。

復其家。除其徭役也。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

故遂而無患。今子反見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殮分，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爲不德，忠孝之事，盡財竭力，君子受祿，忠不素食。

受下吏之貨金。貨疑貸字之誤。蓋稷以奉祿所餘，稱貸於人而收其息，故韓詩外傳田子謂此金所受俸祿也。若受下吏貨賂而得金，是貪墨之人，其稱賢母，乃有是子也。今以其母斷

之知事必不然矣。故遂而無患。遂猶通達也。

### 補魯師氏母

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詩齊風鷓鳴正義引。

纒笄而朝。士昏禮注：纒，緝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也。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卷二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有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爲中興君。

齊侯之女也。文選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今脫去之

姜后脫簪珥。簪笄也。珥瑱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姜后有既出迺三字。文苑傳引無既出二字。有乃字此復脫去之。又早臥晏起句兩引俱作夜臥晏起。文選注亦同此作早臥。非。

待罪於永巷。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注云永巷堂塗是也今按永巷漢制以為宮中署名周則未聞故曹注以為堂塗耳。

后夫人鳴佩而去。書大傳佩下有玉字此脫。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衛姬者。文選注引作齊侯衛姬者此脫首二字。

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罷朝入閨。閨宮中小門也。

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呂覽作是。高氣疆。有伐國之志也。見姜而有動色。伐衛也。此有闕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

頌桓公加焉。作嘉。

###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不可以貳貳疑也疑其不能有晉國

莘莘征夫莘莘衆多貌毛詩作駢駢此俱本國語

能育君子於善育謂養長而成就之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本二詩傳以意合之寤與晤同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儀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與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簡璧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父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秦穆公之夫人也。人下脫

與簡璧與下脫女字。

上天降災。以下三十餘字左傳釋文及正義俱云古本無後人所加然此復有之未知出何書也。

嬖子姊嬖不能相教。姊嬖猶弟姊也。姊謂惠公嬖穆姬。自謂史記作妾兄弟不能相救。

###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妒。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邱。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伯。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文選注引樊姬上有楚莊王三字。彼衍王字。此脫楚莊二字。

好狩獵。文選注引獵下。有畢弋二字。

王改過。文選注引王上有三字。改下無過字。

姬下殿。古人所居。通謂之殿。

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文選注引賢者下有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十字而無何也二字。

妾執巾櫛。巾以拂拭櫛。以理髮。文選注引作妾幸得充。後宮自此以下文字。詳略互異。而大意則同。

妾聞堂上兼女。兼字疑誤。

所薦非子弟。弟字與下句重複。文選注引弟作孫是也。

於是避舍。舍所居也。欲辭相位。故避之。

頌公業遂伯。伯與處霸古字通。與處路韻。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

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凡事遠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救君子。

周南大夫周南韓詩云在南都南陽之閒大夫者失其名

陳素所與大夫言素猶平日也所與大夫言卽匡正其失之詞

不罹患害罹猶遭也

鳳凰不離於蔚羅離亦罹也蔚亦蔚也俱古字通

而迫於暴虐而字衍下云而能匡夫而字亦衍

王室如毀毀缺壞也毛詩作燬此蓋魯詩也缺壞也毛詩作燬此蓋魯詩也

###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媢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媢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

不嫁。執麻桌治絲。蠶織紵組紉。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漢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為變己。稱引婦道。不聽其奴。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女宗奴。婦人謂長婦為奴。亦謂姊為奴也。

夫人既有所好。夫人謂其夫也。所好謂外妻。

一醮不改。醮以酒為禮也。

執麻桌治絲。蠶織紵組紉。三句本內則文。蠶俗繭字。紵織縉帛者。組綬屬也。紉條也。皆婦人所有事。

以事夫室澈。此讀當以事夫為句。室澈為澈。潔清也。室內常須勤洒掃。

漢酒醴。漢與霽同。孟子母云。霽酒漿也。

羞饋食。羞進也。饋食熟食也。



若以其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淫意當作淫惡扼把持也。

天子十二禮天子一娶十二女此句上下疑有闕脫

婦人有七見去去爲夫所出也七去之條見大戴記

號曰女宗宗尊也

故訓是式故古也毛詩作古

###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媵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

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生雖尊貴。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爲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得寵而忘舊。句含義。句好新而媢故。句無恩。句與人勤於隘厄。句富貴而不顧。句無禮。句君棄此三

者三者謂禮恩義。

以叔隗爲內婦。婦當作子。見左傳。

###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貧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居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歸休體假也。謂請假歸而休沐也。

是謂嬰害嬰猶觸也。

家貧國富楚今尹自設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見左傳。

欲以澤其毛文選注及初學記引毛上有衣字此脫去之衣毛者脊背上毛如人之有衣也。

君不敬民不戴夫子曰文選秋風辭及與朝歌令吳質書注並引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一無來字疑在此下今脫去之且篇內多有韻之文戴來亦相韻也。

蒼子之家果以盜誅盜謂蒼子也大學曰寧有盜臣蓋君誅盜藏之罪并及其家唯宥其母以其年老得不誅也。

###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謁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惠惠為之辭陳列其行莫能易之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居

無乃瀆乎瀆與黷同握持垢污也

油油之民油猶悠悠也又與酒油形聲相近論語云酒油油然與之處然與之偕

門人將誄之誄德也彙列其

夫子之不伐兮不伐言其自謙下也

屈柔從俗不強察兮察清也言屈身和柔以從俗不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蔽掩也言德彌光大雖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愷悌樂易也

魂神泄兮泄亦或作洩詩云聊樂我魂魂則無不之也

莫能竄一字言不能改

能光其夫矣夫德使之益廣大

頌門人必存存存也言致其

省察恤問之也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繻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尸不揜蔽，猶謚曰康。

魯黔婁先生黔婁姓名也，同時齊有黔敖蓋其族人，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是先生亦齊人此作魯或譏耳。

其妻出戶，曾子弔之。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此出戶爲受弔也。弔施於生者也。太平御覽無。引有隱門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衣褐袍一十四字，在曾子弔之句上，爲今本所

在牖下禮始死遷尸於北牖下也。

枕塹席臺塹土塹未燒也臺當作

縕袍不表縕舊絮也袍衣之有著者

斜引其被則斂矣斜與邪同

以康為諡康樂也

食不充口文選注引作食不充虛

君嘗賜之粟三十鍾鍾量器名也釜十為鍾六斛四斗也

可與寤言寤與晤同已見上

頌布衣褐衾衾字失韻蓋衾字失韻之誤

不求豐美美字失韻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

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長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既歸其妻曰。曰上當脫請去二字。下云妾是以去也。去上又脫求字。

晏子長不滿三尺。三當作五。晏子春秋作六。史記同。

妃匹亦居多焉。妃讀爲配。言賢婦能助夫以成德。

###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娉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紆器。變名易姓而遠徙。

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紆易姓。終不遭難。

持金百鎰。二十兩爲一鎰。

先生以而爲義。以當作少。字形之誤。見韓詩外傳。

乘人堅良。車堅馬良也。

從之又違非義也。韓詩外傳。作從之。是遺義也。此或誤衍。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此亦安貧賤而自食其力者。故引之以譬況。

###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縵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



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積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葭爲蓋。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

木牀善席。史記正義引列女傳作枝木爲牀。著艾爲席。

老萊方織畚。畚。田器。織蒲爲之。所以盛種者也。

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既言挾薪樵。則畚下萊字衍也。文選注引下文。投其畚亦無萊字。知此衍。

可隨以鞭捶。捶。以杖擊也。

爲人所制也。文選注引爲上有居亂世三字。與頌妻曰世亂句合。今本脫又制下也字。衍。

鳥獸之解毛。可積而衣之。列仙傳引列女傳。與此同。唯之字。太平御覽引列女傳。無据以二字。此据疑据字。形誤。據拾也。

一年成落。三年成聚。聚。落皆邑居之名。

可以療饑。療。治也。療本作樂。此蓋魯詩毛詩作樂。

頌莞葭爲蓋。蓋。當作檣。列仙傳亦有此句。

藝文類聚人部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謂烏鳥於親側今按所引與傳文異傳內亦無可附又史記正義所引列仙傳仙字蓋譌太平御覽引作列女傳是矣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爲人灌園。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蓋齊字之誤。古之於陵，今長山縣濟南所屬。有於陵仲子墓。子終，史記集解引作子仲，戰國策亦爾。仲，終音同。古字通也。

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無非字。又作北郭先生事。

甘不過一肉。韓詩外傳甘上有所字。

愔愔良人。此亦魯詩毛詩作厭厭。

# 列女傳補注卷三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魏作魏

有三女奔之。不娉爲奔三女蓋同姓

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史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衆。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取。以其害深也。公諸侯

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參三也。不三人同一族。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因於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武上脫楚字。鄧國名。曼其姓。國語曰。鄧由楚曼。

師次亂濟。左傳作亂次以濟。疑此有脫誤。

羅與盧戎擊之。羅盧俱國名。國語曰。羅由季姬。盧由荆媯。

余心蕩。蕩動也。

頌盛而必衰。衰字失韻。蓋誤。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衛懿公之女

左傳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

所以苞苴玩弄

苞苴難俱與左傳不合疑亦本於魯詩說也

言今者許小而遠

言字衍也

因疾之而作詩云疾怨也怨先時不用其言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嘉美也臧善也言許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

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又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又言許人既不足恃必許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暨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

頌後果遁逃逃字失韻蓋誤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日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殮。加璧其上。公子受殮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殮。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聞其駢脅。駢與駢同。國語注云。駢并幹。

設微薄而觀之微隱蔽也

皆善戮力以輔人國語云以相一人此人上脫一字

###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詳，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維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道德之次。叔敖見蛇，兩頭歧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夫子曰：兩頭蛇，嶺外極多人，視為常，不以為異。見劉恂嶺表錄，故爾雅云：中有根，此江俗妄談耳。

兩頭蛇見之者死。

書不云乎：皇親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引作周書注云：周書逸書。

知道德之次也。次序

頌泣恐不及。及字失韻，或曰當作久。

### 晉伯宗妻

列女傳補注 卷三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足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變，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愛當作惡，見左傳此說。

實穀不華。穀五穀也，穀之實者華。不繁言之，至者文不耀。

乃得畢羊而交之。國語作畢陽。

及變不忌之難，卻害伯宗。卻上脫三字，國語注：變弗忌，伯宗之難。三卻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夫天道虧盈而益謙，伯宗既好凌人，又白其智盈而必虧，其妻知之，故著名焉。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麟麟，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至闕而止闕，兩觀也。宮門有雙闕。

知此謂誰，謂當作爲。

公反之，反之謂不以實告也。

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字疑衍。又引詩不見其人。毛詩作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

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細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宋侯之女侯當作公。宋國子姓公爵也。

娶以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聲姬顏懿姬之姪也。懿姬無子。故以聲姬子為太子。

聞諸侯之難。聞當作聞。字之誤。見左傳。

是專細諸侯。細左傳作黜。古字通也。

君心悔之在我而已。心當作必。悔之下。脫公曰二字。見左傳。

誠禍之萌也。誠當作識。或作誠。俱字形之誤。

高厚微迎光。高厚當作崔杼之誤。見左傳。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遁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通壁，言屋廬相接，壁鄰言近。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微隱匿也。祕不欲人見。

斂小器投諸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環邪費縣。南有台。亭即此。又臧母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既有城郭。可知為地名矣。

臧我羊。羊有母。臧善也。羊祥也。祥亦善也。羊性孝善養母。故美善字。俱從羊。

食我以同魚。同與銅。古字通。銅魚。送死之具。以飾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飢餓欲死也。

臧孫母泣下襟。曰。訓引曹大家注云。襟與衿同。顏氏家。襟上脫露字。襟與衿交領也。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萌。萌芽也。蓋聚疏材之屬也。言收斂蓋聚勿以資敵人。必言萌者。幼少之稱。以書言斂小器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勝。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

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貪惓毋期，忿戾無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奴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鷙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羊舌子之妻也。

晉獻公時，有羊舌大夫，此其子孫也。見左傳。

一姓楊氏。

國語注云：楊叔向邑。

叔向名盼作盼當

是於夫子不容也於字誤疑當作彭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食音嗣遂長也當飼哺其子不擇肉而啖之故其子不能遂長

於是乃盛以甕埋壙陰壙與廬同廬陰屋後也

都吏至都吏都邑之吏也

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見左傳

光可監人監左傳作鑑

宥有豕心宥左傳作實此字形之誤

藥是用不祀音是以猶

及恭太子之廢恭太子申生謚也驪姬譖殺之

食我號曰伯碩食音嗣碩左傳作石

而視之曰視相察其形貌也

是虎目而豕喙喙國語作啄

遂不見見國語作視注云不自養視

爲國贊理士官也贊佐也

遂族邢侯氏左傳曰叔詹攝理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注云施劾捕也

###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己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旣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尙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范獻子之妻也。獻子宣子之子。范鞅也。

園中多株。株。木根也。

可以三德使民。德。恩也。

將有馬爲也。馬字衍。蓋涉上文而誤加之。

夫險阻之山夫當作去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上爾作皇訛作後此作訛誤也

魯公乘嬖

魯公乘嬖者魯公乘子皮之嬖也其族人死嬖哭之甚悲子皮止嬖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嬖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嬖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嬖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嬖欲嫁何不早言嬖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嬖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薤兮薤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為宗恥

魯公乘子皮之嬖也公乘姓也子皮名嬖姊也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數猶速也言婦人之事須唱而後和子既不復言嫁矣我寧必求速嫁於子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魯巢擾亂。齊伐其城。

魯漆室邑之女也。後漢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法云。地道記。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

女倚柱而嘯。嘯。吹口作聲也。

莫不爲之慘者。後漢書注。引作心莫不慘。慘者。案慘與慄同。慄慄。愁不安也。詩曰。念子慄慄。

馬佚。佚。與逸同。言走失也。

其家情吾兄行追之借

今吾終身無兄作令今當

婦人轉輸轉運也輸猶納也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爲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妣，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闕雖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

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曲沃負者。負老嫗之稱。漢書注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

王亂於無別。於字疑誤。或亂上有脫字。下文云。王從亂無別是也。

如耳未遇閒。閒隙也。言未達可言之時。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也。款叩也。

婦人脆於志。窳於心。脆。要也。字當作脆。窳。惰也。商子曰。窳惰之農。勉疾。

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婦人無諡。如春秋紀伯姬。叔姬之類。生既爲號。死便爲諡。非別有諡也。就終也。言伯仲之號。自其生時已定。其終卒所以專一其心志之義也。

節成然後許嫁。節成。言骨節成壯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雖起興。夫人二字。衍也。文選注。引無之起。與作預見。又引虞貞節曰。其夫人

藝文類聚。張超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是皆以關雖爲刺詩。漢書注云。此魯詩也。

雖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乘四也。匹二也。少儀曰：乘，壺酒。言四壺酒也。匹，處雌雄同處也。雖鳩擊而有別，故張超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文選注：引處字作游。

勞來國家勞來勤於事也。來音賚。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為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滅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譴。此之謂也。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身所奉飯者以十數。奉，手持也。尊，敬其人。故親以飯奉之。若記云：執醬而饋，然也。

東向而朝軍吏。東向，居尊位也。

王所賜金帛歸盡滅之。滅，藏也。古書藏俱作滅。

妾得無隨乎隨從也言括若不從坐乎有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卷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頌曰。召南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此易傳文也。禮記經解引下二句。漢書越絕引上二句。說苑全引之。而俱稱易曰。

夫家輕禮違制。北堂書鈔引作夫家輕我。

而作詩曰。此魯詩說也。韓詩外傳同。

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儀宜也。韓詩外傳作宜。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下而有知此句難曉左傳作施及未亡人五字

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說者言十當作七景當作平俱字之誤是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此上四句本穀梁傳

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穀梁傳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又曰善之所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與本傳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

遂入持三年之喪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論齊女行嫁雖至城門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準斯以情過乎禮狂狷之行未為中道尋釋義當還斬衰而弔既葬遂除如斯而已齊女斷以三年喪過乎哀乃是蒙壻而言猶未顯女為夫之服故補足經文以為女服斬衰良由經言吉日已有為夫婦之漸故各服其本服禮緣義起實則未為夫婦故禮以義終弔服齊斬為權以恩葬而除服遂斷以禮且女嫁從夫今未成嫁誰適為從安有生未同牢之人可服斬衰而持三年喪者乎假令可行即與已為夫婦者又何以別焉謹依經義詮釋傳文齊女之行始未免賢者之過與

情願同庖御覽引此下有唯夫妻為同庖六字蓋引注文也

乃作詩曰此亦魯詩說也然則女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觀怒羣小見侮石席關心

勞辱而不苟疑譏

言不失也也疑已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無可選用彼皆羣小耳常侮辱我使之不安於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愨。持心不願。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為順貞。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韓詩章句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見文選注。是魯韓

同義

頌持心不願願當作傾與下韻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隱蔽也。歸大歸也。言夫人不見納之故。去將安歸。何為而行路中也。答傅

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中路。路中也。言所以微者。以君不見納之故。去將安歸。何為而行路中也。答傅母以明己不去之意。此亦魯詩也。毛詩路作露。以為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離房之中。結其衿縈。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縈。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尔之衿縈。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闔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歛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別終不治容載不竝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躡男席語不及外躡猶踐也躡上脫不字內則曰

結其衿縞也衿衣小帶也襜褕也詩曰親結其縞

無違宮事無上當脫夙夜二字下夙與夜寐當衍與寐二字

夙夜無愆尔之衿鞶鞶大帶也士昏禮云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示然則此作尔者示字之誤耳上云尔之衿縞亦然

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禮增升堂再拜奠鴈降出此言親受

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昏義云御輪三周是也曲顧姬與與當作與亦字之誤曲顧者詩曰韓

候顯之毛傳曲顯道義也。姬與者，姬之所乘車。

三月廟見士昏禮舅姑在者以昏之明日實明云廟見之禮也

駟馬立車立車者立乘之車婦人亦立乘者立乘安車坐必以几也

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闕門限也輜駟四面屏蔽也

下堂必從傅母保阿母與姆同女師也阿倚也親而倚之蓋慈母也內則曰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

音義同娶女師也

進退則鳴玉環佩肉好若一謂之環書大傳曰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內飾則結紉網繆內飾衣中之飾也結締也紉系也繆猶繅絲也皆言結束自整飭

野處則帷裳擁蔽帷裳童容也內則曰帷障車傍如裳以爲容飾謂童容也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今立車無駟駟當作駟字之誤也後漢書注引作駟

姬比蘇姬蓋婦人美稱耳不當言氏似失之

綢直如髮綢密也言賢女操行細密正直如髮之美也

頌執節甚公公當作恭聲之誤也

載不並乘並當作立字形之誤也蓋立誤作並俗又作並矣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穀生也。以爲息夫人作。亦魯詩說也。

故序之於詩。此魯詩序。不知列於何國之風。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

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無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齊杞梁殖之妻也。文選注引齊上有杞梁妻者四字，今脫去之。

莊公歸遇其妻。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將弔之，與今本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水經注引得作敢。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婦人以夫家爲內，母家爲外，五屬五服之屬也。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文選洞簫賦及求通親表注俱引枕作就，此字形之譌耳。城，莒城也。夫戰死於此，因就屍而哭之，作就字是也。枕則非禮矣。選注引哭下有之字。

此脫。

內誠動人。誠當作誠，字形之譌。

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注及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俱引十作七，文選注仍作十。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引蓋亦魯詩與毛詩異。

###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

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仁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就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爲有節。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吳入郢之歲。當秦哀公之世。上去秦穆公之時遠矣。不知何字之誤。

楚與吳爲伯莒之戰。伯莒左傳作稻。舉古字通耳。

男女不親授。坐不同食。席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本曲禮文。

所以施之也。施讀爲移。施易也。所以變易其邪心。



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勇謂持刃誓以必死也。精疑當作靜。言其貞靜專壹也。

莫莫葛纍。纍與葛同。毛詩作藟。釋文藟又作藟。藟省。因又作纍耳。

###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夫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如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忘持其符。符，信也。剖竹分而持之，合以爲信也。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

姬約持信。姬，卽處字。尋其文義，當作姬。姬，猶持也。

頌上配伯姬。卽宋伯姬，逮火而死者。



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緦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威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讓。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閒暇。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其傅妾也。而字符。六國時衛無稱王者。此靈王不知何人也。下云封靈王世。妾傅御之妻也。傅近也。夫子曰。下文言靈氏受三不祥。恐靈王即靈氏之誤耳。

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蓋婦官之貴者。孺子亦猶大夫妻曰孺人耳。

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聊。賴也。賴之言利也。言以妾禮事我。我不敢當此於我。不利也。

今我無子於禮斥緦之人也。緦。與黜同。言婦人無子於禮當出。猶出也。

不幸早終太平御覽引不

今夫人難我猶煩苦也言夫人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鵲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爲女紀。

無強昆弟強壯也北堂書

鵲頸獨宿兮鵲當與宛同宛轉也

嗚呼哉兮哉上脫哀字書鈔引未脫

雖有賢雄兮書鈔引雄作匹

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思睿也謚法曰道德純一曰思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至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梁娉。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引無早死二字。文選注引有之。狗俱作犬。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所

引即此注之文也。

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類聚引妾下有宜以身薦棺槨六字。其下方云。守養幼孤。不得專意。言不婦人之義。云云。以全貞信之節。句下。直接棄義而從利。云云。是唐本止如此。宋本又衍數句。宜據以刪去之。

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念疑今字之誤。又此四句。類聚引無之。或本在注中。傳寫者誤入正文耳。當更詳之。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慈愛愈固。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旨甘。

受嚴命而事夫。嚴命。父母之命也。易曰。家有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屬妾以其老母。屬託也。

淮陽太守以聞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爲郡矣而云太守二字誤也

漢孝文皇帝漢字後人

願聖王嘉之作王當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卷五

## 節義傳

###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過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孝公名稱武公少子也

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公羊傳云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云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十一年言伯御立十一年也

於是請周天子周天子者宣王也伐魯立孝公事見國語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旣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閒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

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能蹠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皙先識執節有常與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鄭督者鄭女之嬴媵鄭督文選詩注引作楚成鄭子督者嬴秦姓也媵從嫁也蓋秦人嫁女於

宮人皆傾觀傾側也禮頭容直目容端傾觀非禮也

子皙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直猶但也或曰直行正直而行不顧也徐步不變足容重也

子皙遂不顧選注引遂下有行字此脫

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已得二字疑涉上句以得而行也

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端正不傾側也顏眉目之間也

遂辜無罪辜亦罪也言王之不以無罪為罪也

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太子謂職也王卒以職為太子事見左傳

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此太子謂商臣也寤與悟同覺也釋猶舍也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誠救也言子皙殺身成仁以教誠王也

頌以殺身盟盟猶明也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烏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穆下脫公字。子下脫圍字。

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友當為交。字形之誤。

楚昭越姬

狐死首邱。首猶向也。言死時必正。向其故邱。不忘本也。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讎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

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闞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越姬參石藝文類聚引右作乘

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附社壘名也文選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注引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薳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既驩驩與歡同喜樂也

寡君受之太廟也昏禮自納采以下壺受之於廟

有赤雲夾日如飛鳥鳥當作鳥見左傳

庸爲去是身乎庸豈也言移禍於股肱不得爲病去身也

乃伏師閉壁壁壘也伏師閉壁爲王薨故恐爲敵所乘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

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旣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榮。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戎伐蓋。殺其君。夫子曰。蓋國名也。竹書紀年。西戎滅蓋。在周幽王六年。

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將節。言爲將之節也。果生。疑樂生之形誤。

忠孝忘於身。忘亦亡也。古字通用。

周書曰。未見所出。以爲卿而使別治。時蓋已滅。故授以地。而使別爲治也。

頌陳設五榮。五榮之義未詳。

###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邪。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

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爲義，齊兵遂止。

魯義姑姊者，姑姊者，謂父之姊也。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然據傳言，兄之子則當爲姑妹矣。此字形之誤。後傳梁節姑姊亦然。

不能無義而視魯國，視猶生也。如長生久視之視。

賜婦人束帛百端，帛，束帛之數。十箇爲束，百端五十箇也。

公正誠信，謂義姑姊六字。公上當脫君子。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畱野死。

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世家作北。

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斗。史記作料。料。勺也。說者謂形方有柄。取斟水器。

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史記集解各一作雒。蓋宰人名也。史記料上無一字。此衍。

事代之王。之字衍。

以弟慢夫。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爲立節。

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大夫君曰主。殘。戕殺之也。

自殺於靡笄之地。靡與靡同。史記作靡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靡笄之山。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霑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悌愷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吏訊之。被一創。訊問也。創傷也。

子雖痛乎。獨謂行何。藝文類聚引。行作義。此誤。

絜而有讓。絜猶挈也。言執持然。諾堅固不移也。

頌親假有罪親子假  
假子也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亦妾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笱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竝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引潔婦上有魯秋胡三字，妻上有之字也。下疊秋胡子三字。

去而官於陳。類聚及選注引官俱作宦。

見路傍婦人採桑類聚及選注引作有美婦人方採桑此脫有美方三字

若曝採桑類聚引作暑日若曝獨採桑

願託桑蔭下類聚引蔭作陰下陰作下一食

下齋休焉齋行裝所持也休息也

力桑不如見國卿類聚引國作公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類聚及選注引吾上俱有今字此脫

吾不願金類聚及選注引吾不願人之金

使人喚婦至選注引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此脫母其婦三字又呼誤作喚

子束髮辭親往仕選注引束髮下有修身二字此脫

五年乃還選注引還上有得字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選注引當下有見親戚三字而無所悅以下八字太平御覽引作當權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戚云云乃知此及選注俱有缺脫而此更誤不可讀也

下子之糧以金子之選注引糧作裝子作與

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本孝經文其人當作他人此涉上而誤

君子曰上已有君子曰三字此衍宜刪或君子當作孔子

惟是褊心毛詩惟作維

###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婢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自衛仕於周二年。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周室大夫仕於周。戰國策云。周之上峯有丈夫官三年不歸。

猶與。言疑惑不定也。曲禮曰。定猶與。

因陽僵覆酒。陽與伴同。僵猶仆也。國策曰。因伴僵而仆之。覆謂傾覆也。

主大怒而笞之。大蓋父字之誤也。類聚初學記俱引作主父。

殺主以自生。主謂主母也。國語曰主孟昭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

###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璆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然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事不爲利達遂死不顧名處顯遺

魏公子之乳母也母下脫

殺魏王瑕史記殺作虜瑕作假

匿之者罪至夷也匿隱也夷滅其族

矢著身者數十韓詩外傳云著十二矢

寵其兄爲五大夫五大夫第九爵也

擇諸母及阿者阿倚也言可倚託也內則作可蓋聲借字耳若讀作可則擇於諸母即擇其可矣何假更言可者也

必求其寬然慈惠內則然作裕

乳狗搏虎伏雞搏狸乳哺之也伏之言抱也搏擊也皆恐傷其子

頌與俱遁逃當作逃遁文誤倒又失韻

名號顯遺遺字蓋誤

###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梁節姑姊者。姊當作妹。今本俱誤。唯左傳釋文不誤。引此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是矣。

因失火。太平御覽引作其室失火。

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其字或衍。

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投。謂投諸火也。前已一再投之矣。失母之恩。孰甚焉。節姑姊亦忍矣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



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誅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珠崖令之後妻令字誤也後漢郡國志朱崖屬合浦郡此稱朱崖令則當在後漢時其譌審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珠崖郡見賈捐之傳

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連綴也繫臂以繩貫珠繫臂爲飾也急就篇曰係臂珥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藥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此者法至死也

置之母鏡奩中奩當作鏡之器也或曰盛廉器亦名鏡其字又作奩也

關候士吏士當作士字形之誤

吏曰嘻此值法值當也言犯法當刑也

願且待幸無劾兒劾推覈也所願以覈有罪也

與弱小俱俱偕也言與兒輩偕行意緒煩亂無所省記也

欲強活初身太平御覽引身作耳此蓋形誤

哀慟傍人勤當為動誤衍其傍耳

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就成也言不能成獄辭

郟陽友娣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其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置。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置。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緘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僭不去。遂以自歿。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友愛也娣女弟也郟陽縣屬左馮翊見漢地理志

與延壽爭葬父事。其事今所未詳

遂振衣欲去振動也。去塵也。

遂以緘自經而死緘絲之粗縷有節者也。玉篇。銀質也。漢食貨志。織羅千萬。

###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執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離劫父。要女聞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引無之妻二字。

使要其女爲中譎。要約也。藝文類聚引中譎作中間。

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類聚引女計字屬上句。此文誤倒耳。

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類聚引曰。旦作因。日二字。日作夜。今本俱誤。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卷六

辯通傳

齊管妾媼

妾媼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媼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邪？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媼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翠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馱驪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媼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妾媵者。媵有才辯之名也。音菁。

將車宿齊東門之外。將扶進也。

昔者太公望。此皆媵之言也。昔者上脫媵曰二字。

墨子生五歲而贊禹。墨與臯同。史記正義引作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

馱驢生七日而超其母。馱驢馬父。驢子之駿名也。剖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踰其母。言其強力。

古有白水之詩。逸詩也。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管子小問篇作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子作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與此不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人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緝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

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緹。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荆宣王之時。郢。楚別邑也。或曰。楚都。

請於王而緹之。緹。黜也。

其母亡布八尋。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尋長六丈四尺也。亡。失也。

門不閉關。關。以橫木持門戶也。

無理人者也。理。治也。

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譏。諫也。又呵察也。

命吏償母之布也。償。還也。

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喻與諷同  
曉譬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藤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札。甲葉也。太平御覽引。葉母。選注曰。札。鎧也。鎧。卽甲。

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御覽引。葉母。選注曰。繁人。官名。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惻然爲民痛之履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

而絕纓與飲大樂纓冠纓也事見韓詩外傳上文

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茨以茅葦蓋屋也采木似櫟以爲椽不加斲治也等階級也三等言卑也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韓詩外傳曰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是也觀陰陽察視其

糊以阿魚之膠藝文類聚引阿作河與韓詩外傳同北堂書鈔仍引作阿阿魚未詳疑作河者是御覽引蔡母遂注曰燕角善楚筋細阿膠粘也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外傳曰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

手不知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此諸文不同其意皆相近如拒之拒御覽引作矩

###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

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嬀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傷槐衍之女也，名嬀。晏子春秋無衍嬀之名，此載其名，又失其姓也。

植木懸之。樹木以表槐，懸令其上，也。

使吏拘之。拘，執也。

殆有說內之至哉。殆有說，言女必有解說也。內與納同。內之言，令女入也。至哉，言懸之來也。凡作三句讀。

昔者宋景公之時。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晏子春秋無此以下文。

是逆民之明者也。明，猶著也。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穀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昭風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

妾已極矣。極猶窮也。言狹路窮極無可避也。

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其過在僕。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書洪範作毋虐鰥。虛本或作侮。此鰥寡亦但微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

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過阿谷之隧。隧道也。文選注引。作隊音義同耳。

見處子佩璜而浣。太平御覽引璜作璜。璜半璧也。

我思譚譚。夫子曰。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蓋皆璜也。之借音耳。說文云。璜大熱也。疑作璜爲是。

隱曲之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

授子貢觴授當作受字之說也

抽琴去其軫軫之言抄所以戾絃者也

不拂不寤私復我心寤觸悟也拂寤皆乖違之意私復韓詩外傳作和暢

陋固無心韓詩外傳作僻陋無心

過賢則賓賓禮敬也

抽絺綌五兩絺綌所以當暑越葛之屬也五兩五尋也雜記曰束五兩兩五尋

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命婚姻之命也名男女有行媒相知也此言已有夫卻其禮幣也

不可休息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常與韓詩同唯毛詩作息耳

###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

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右驂牝。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居。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楫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娟懼持楫而走。楫。權也。所以進船也。

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及之。蓋望祭三淮之名所未聞焉。

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御讀為送。送。迎也。釐亦福也。祝。工祝也。藝文類聚引玉作巫。此作玉者。字形之誤耳。餘瀝。餘酒滴瀝也。

非女之罪也。女音汝。

娟攘卷摻楫。攘卷。見魯季歌姜傳中。摻。執也。文選詩注。引作娟。摻。執。操。楫也。

妾願備父持楫。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俱引備父作備員。此作父。誤矣。書鈔云。妾居河濱之閒。世習舟楫之專。願備員持楫。較今本增多十一字。而文義尤善也。

不穀將行不穀謙也王侯自稱曰不穀

左驂驪右驂牝驪上當脫牝字驪於馬未聞

左驂牝騏右驂牝驥驥蓋與騏同

簡子悅遂與渡選注引作簡子蓋之言也與渡蓋副貳之言也

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太平御覽引基母遂曰河水激揚濟之不易

升彼阿兮面觀清阿蓋阿字之誤耳選注引阿作河面作而恐非

妾持楫兮操其維維繫也詩曰沉沉揚舟緝纜維之

呼來擢兮行勿疑擢當作權謂楫也

###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

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趙之中牟宰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郡圃田澤在西趙獻侯自耿徙此獻侯襄子之子也是中牟為趙氏邑宰邑長也

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宜無罪女反收之

佛肸之母將論死也謂論死也

士長問其故士長理官長也

襄子出問其故以下文推之出常作使

###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妒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媼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旣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旣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旣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大王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威情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虞姬者名媼之文選注引

九年不治委政大臣選注引有諸侯並侵之五字疑在此句下今脫去之

賢明有道選注引有作於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竟窮治也

王視其辭不合於意疑其辭不閱實

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讌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著王誤倒其文耳

惓惓之心惓惓猶拳拳也德馬皇后曰遠慈母之拳拳乎

而為邪臣所擠擠排也

湮於百重之下湮壓也百重喻深也

柳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曰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素猶故也雅猶常也積之於常言其久也

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姬言北郭先生賢自恨避嫌之不審也瓜田二語出古諺

亡士歎市市為之罷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疑此事也但亡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夫子曰亡士歎市疑用伍子胥吹簫吳市事見春秋後語亡士二字非誤也

而衆人莫為豪釐言衆人莫為仲理也豪釐喻微小也賈子新書云十豪為髮十髮為釐

伯奇放野尹吉甫聽後妻之譖逐孝子伯奇琴操有其事也

孝順至明反以為殘殘賊也言伯奇申生皆以孝順誣被殘賊之名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

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無鹽邑之女漢地理志無鹽邑屬東平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

曰頭深目初學記引白作凹凹頭頂空陷也後漢書注引作白頭新序同誤也

長指大節後漢書注引指作壯大節言骨節大也

印鼻結喉印猶仰也仰鼻露孔也喉咽喉也結喉擁腫也

折腰出胛折腰駝背後漢書注引出作凸胸言胸骨突出也

行年四十四初學記引四作三

衍嫁不售衍賣也言自誇耀以求售也初學記及後漢書注引衍作行

流棄莫執執猶處也言流離捐棄莫有居處也

於是乃拂拭短褐褐言其貧短褐言其貧

頓首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也

竊嘗喜隱隱語也

言未卒忽然不見也。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爾是遁形之術。非隱語之謂也。

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

退而推之。新序推作惟。

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新序籠作龍蓋與璽同。髮房室之疏也。言以琅玕飾璽疏。又以

女樂俳優。俳優戲也。優倡優也。

四辟公門。辟與闕同。開也。新序作闕。

###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

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鑿時也。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  
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  
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  
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爲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閔王之后也。

閔王宣王子史記作濞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

又當作女。字形之誤也。貞女如召南申女之比。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

衛猶承侍也。遲其至。言以其至爲遲也。若以下句推之。遲疑遲字之誤。逮及也。

習爲苛文。

苛煩也。

後宮蹈綺縠。

蹈踐也。綺。文繪也。漢書注。卽今之細綾也。縠。細縐也。縐。居椽切。聘禮釋文。引聲類。以爲今正。縐字。

一立帝號史記湣王三十年齊爲東帝

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燕將樂毅入臨淄湣王亡走之衛又之魯而爲楚將淖齒所弑

###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檣橈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檣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

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造襄王之門。襄王，閔王子也。

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復，白也。輟，止也。哺，咀也。北堂書鈔及初學記引無吐。

王何為遽。遽，疾速也。初學記引何足為貴四字。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則則椽椳墮，則屋幾覆矣。柱，楹也。棟，極也。椽，椳也。皆椽也。言棟雖居屋中，至高皆墮，屋亦近於傾覆矣。屋上則字衍也。

比目之魚也。比目之魚，不比不行。一眼兩片，相得乃行。合之則美，離之則傷者也。

賢其夫妻。夫字誤。北堂書鈔引夫妻作妻子是。

推一而用之。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

燕用郭隗而得樂毅。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也。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

方之士相導而至。越王句踐出見螳螂怒而舉足將搏其輪。於是越王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韓詩外傳越王作齊莊公。



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葉公子高好畫龍一旦天龍聞而下之暴倉猝也徵了也  
頃齊逐孤女逐孤當作孤逐

###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旣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旣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旣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

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處處子也，莊蓋其姓也。頃襄王懷王之子也。

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唐，高唐也。楚襄王遊焉。

以緹竿為幟。緹，赤色帛也。以赤帛撰於竿首為幟也。

滋日以甚，今禍且構。滋，益也。構，交結也。

宮垣衣繡。繡，被土木以文繡也。

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孟子所謂廢有肥，民有飢色也。

王有五患，故及三難。三難，謂魚失水，龍無尾，牆內崩也。

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違，禮言不

雨雪霏霏毛詩上  
霏作其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會合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會俱作合。數音朔。類也。不屬。不繼也。漢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用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自與蔽薄。坐常處下。皆言席也。蔽當作敝。言已布席自取。敝薄者。又常處下坐。示謙卑也。

何愛東壁之餘光。東壁。星名。猶言四壁耳。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即此事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毛詩協作洽。

頌終沒後言。夫子曰。沒與無同。齊人言無如沒。謂無有為沒有也。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剔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淳于公名意。齊太倉長。見史記。

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史記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逮及也。有罪者追捕及之也。

刑者不可復屬也。屬續

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白恨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糲繁又引列女傳曰縱繁歌雞鳴長

風之詩今傳無之蓋脫既上書又歌詩者寫其憂傷之意揚彼激楚之聲故能上勸九重下窮三尺一

民賴之矣 人有辭焉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畫衣冠所謂象刑也

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漢書俱作三說者言黥劓二別左

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繇與無同

終身不息也。息生

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別足者鉗。鑿人顛頂抽人脅骨皆戰國申商所增肉刑故刑法志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卷七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鞞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厭。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末喜或作妹嬖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爛漫言其聲之流浪靡曼也

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韓詩外傳曰榮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

鞫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鞫猶羈也羈者絡其頭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韓詩外傳載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

其革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以爲飾也後漢書注引瓊作璇

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夷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於海誤

頌姦軌是用軌與究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縣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飲之夜。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道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與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旣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妲己或作妲改。有蘇氏女也。

手格猛獸。格鬪也。言徒手搏猛獸。

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史記云：使師涓作之。鄙作里。

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史記集解引妲己笑下有名。曰：炮格之刑六字。此脫去之。

索隱曰：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本史記改。

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廩臺卽鹿臺也。史記集解涂廣曰：鹿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本史記。

###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瘞。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瘞。瘞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虬。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

遭之既筭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壓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姁。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姁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姁。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姁之意。飲酒流酒。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姁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姁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姁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莊離。申侯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姁。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姁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姁。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俱鄭語文。此下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之三字。吉作告。

卜請其禱藏之而吉。爨。龍所吐沫也。或曰血也。

而藏禱櫃中。乃置之郊。櫃。置也。鄭語作傳。郊之蓋言傳祭之於郊也。

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蚺入後宮褻去裳也諫譴呼也鄭語作不幘而諫之注云裝正輻曰幘蚺蜥蜴也象龍鄭語作鼈注云鼈或爲蚺

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毀毀齒也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笄也

先是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云山

褒人媼有獄獻之以贖媼褒人之名贖贖罪也

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燧火也夜曰燧晝曰燧皆置亭障候敵以告警大鼓聲聞數百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宗周西周鎬京也滅毛詩作威傳云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

###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按詩曰：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昧者子何以界之。今絲故知為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彼之地也。妹忠順貌。妹謂彼子也。界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叙夷姜宣姜與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魯見持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也。戴公昭伯頑之子也。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為亂。卒成禍凶。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禮無歸寧兄弟之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拉折也。脅骨也。謂脅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

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

莊上脫魯字下僖公僖字古本作釐詩鄭正義引曹大家云釐音僖可證

大夫夏甫不忌

夏甫氏不忌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展又夏父弗忌是夏父展後人此蓋誤也

婦贄不過棗栗

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

禽鳥羔雁之屬獸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

酖與鳩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縶

頌哀姜好邪

好當作奸字形之誤

###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媮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二格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絨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不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口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

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人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弟與姊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爲姊也。左傳：其姊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驪姬生。

一朝不朝，其閒用刀。詐爲燕王書，何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閒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行強，言行篡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晉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誤，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欲貪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鈞，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子，與被殺於武王鈞之死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穆楚太子商弑成，王事在驪姬後，言此失矣。

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福胙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寘鳩于酒施毒于脯晉語毒作董謂藥草鳥頭也鳥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晉語胙作獻胙也

覆酒於地地墳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誤耳

亂及五世然後定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為權權謂誦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



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故諡曰繆繆法名與實爽曰繆

又貨晉大夫大夫郤擘也

以魯士晉為內臣土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八左傳作此誤

姜曰亡是亡讀音無無是言無此是也舊讀以亡斷句是屬下句非

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然上文言有此四德也。然者，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左傳作效此字形之誤也。釋文效，稽叔夜音效，正義曰：服虔讀姣為放，效之效，蓋此本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

夫子曰是阻疑寔阻字之誤也寔與實古字通阻與姐音義同說文阻驕也文選詩注阻作姐玉篇阻秦呂切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上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廂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媾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媾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陳當作鄭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

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藝文類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記正義亦引三爲王后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耳二字屬上句一字屬

句下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穀梁傳或衣其衣下有或表其襦四字此脫去之藝文類聚引雖未脫但誤作或襲其幡又衍蔽膝二字耳

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衍之字

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微疑微字之誤微隱也

使壞後垣而出之畏人見也此謂一爲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大夫之上有脫文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乃如之人兮吟毛詩作也

###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

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齊靈上脫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輦人輓車也。閔。巷門也。與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有脫誤。言慶尅與婦人蒙衣爲婦人服而乘輦入閔。恐人見也。尅。左傳作克。

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自此以下與左傳異。不知出何書。

頌好禍用亡好當作奸。亡當作已。並字形之誤。

###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氏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

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嬖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比也，言其居室近於公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言公恐懼不得出，故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踵足跟也左傳作股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左傳城作成姜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而殺成姜姜當作彊夫子曰彊姜二字古同聲通用毛詩鵲之姜姜正與此合

本實先敗毛詩敗作撥此蓋魯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瞶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瞶奔宋。靈公薨。蒯瞶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瞶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瞶。蒯瞶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瞶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瞶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崩賸，使之出奔，懼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懼之母。

左傳言孔懼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見所出。

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五世謂莊公、公子班、師、公子起、出公、悼公，凡更五君也。

###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窺羣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茗顏，神寤趙靈，旣見嬖近，惑心乃生，廢后與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霄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瑟史記作琴

顏若茗之榮茗即陵霄也榮華也史記集解

命兮命兮今史記作乎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集解菘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即此句之注也

曾莫我羸羸莫史記作無羸字不作重文集解菘母遂曰人莫知己貴盛盈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閉史記作開言開門納之也本亦作閉謂閉藏之也二義俱通

乃探雀穀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穀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閒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



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讎。此之謂也。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殺。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史記三作二。

楚王必妾。據史記必下脫幸字。

遂生子悼立爲太子。悼史記作悼。此字形之誤。

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遺腹子名猶幽王母弟也。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此言考烈王弟未詳。

頌知重而入。重謂懷孕也。詩曰。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

###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

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其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愨。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為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即閔耳

通於春平君春平君即太子嘉也

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

頌墮廢后適適與嫡同

身死滅國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 列女傳補注卷八

二十傳  
無頌

續傳

##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下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春秋魯昭二年六月年月二字誤當作二

尤之曰尤過責也

取辟不遠辟毛詩作譬

##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

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辯女者辨辨上有陳字藝文類聚引辯作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據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本爲一事而師授各異故傳述不同耳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據毛詩妄改魯詩二章俱作有棘故云棘上猶有鴉可知梅古本作棘矣歌以訊止訊予不顧夫子曰訊俱詳字之誤詳音碎與萃相韻詳告也作訊音義俱舛矣毛詩誤與此同楚辭注引不誤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自披其面扶其目自屠剔而死披分離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

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戰國策愛上有不可二字之弟作弟之此誤倒其文耳

###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衣縫解也右右臂也言袒出右臂以爲表識戰國策有其事漢書曰爲劉氏左袒本此也

### 陳嬰之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行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棠漢表作堂。嬰蓋堂邑人。爲東陽令。史其母播旌人也。播旌東陽堂邑。俱屬臨淮郡。

又能守先故之業。先放猶先古也。言能守其先世舊故之業。

貽厥孫謀。貽毛詩作詒。

王陵之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陵始爲縣邑豪。邑字衍。史記漢書無之。

則東嚮坐陵母。東嚮者尊禮之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本表記文。

張湯之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改。後果爲

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也漢書但云事下廷尉

亦何厚葬葬下疑脫爲字漢書作何厚葬爲

###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反舊音嬌

不嚴不殘漢書作嚴而不殘

昊天疾威毛詩昊作旻

### 漢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參猶錯也。敞與延年共語。夫

展彼碩女。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此蓋魯詩毛詩展作辰。

漢霍夫人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憤。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



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子。卽我女有子。反當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旣薨。子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瑩。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輪。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旣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顯恐怖。乃謀爲逆賊。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

漢書注引漢語東閣氏亡顯以婢代立

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

監當作醫。醫或作鑿。以形近監而誤也。

擗附子碎太醫大丸中

外戚傳太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

奏因令上署勿論

據外戚傳當作因令奏上署。論傳寫者誤倒其文耳。

幽閉良人奴婢

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之二字。

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輪

霍光傳作畫此字形之誤也。鞞作馮薦輪上有韋絮二字。此脫。誤作字耳。繡與茵同車席也。鞞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作鞞。

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

霍光傳系作絲戲。下有第中二字。

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

伏習也。言習慣爲殘賊之。不自知其所行爲過惡。

###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嫗，母也。嚴，東海下邳人。五子俱二千石，故號曰萬石。

論府下。漢書作會，論府上。

欲就延年臘。臘，建丑之月祭名。家人因飲酒聚會也。

閉閣不見。閣，門旁戶曰。小閣謂之閣。

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延年因自為母御車歸府舍，母意不樂臘。及正歲禮畢，母便去也。正讀如字，又音征。

去汝東海。海當作歸。見漢書。

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府丞名義上書言事曰章結結正其罪也

寧自全矣全毛詩作今此誤

###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子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美人官名元帝加昭儀皆婦

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昭儀下脫等字當熊上脫前字

明年中山王封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至河平中乃徙封中山見外戚傳

###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

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泣涕，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有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閱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仲卿為書生。書當為諸聲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王仲卿之妻及此句仲卿俱當作章，稱字蓋失之矣。

臥牛衣中。漢書集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尊貴在朝廷。漢書：尊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人字，此脫去之。

事成當上。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

章猶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猶與由同。事當作罪。

平日坐獄上，聞呼囚。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日字。坐誤作生，說者遂以平生為先時，殊失之也。宜據此傳以證漢書之脫誤。

衆庶給之。給與也。言衆庶俱宛章給與其財產田宅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

卷舒猶風伸也

### 班婕妤好

班婕妤好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降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倏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層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頤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豔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極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

而味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幃帷暍。房櫺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僚兮執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始選入後宮爲小使。小當作少。少使。

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籍。家漢書作象。此字形之誤。窈窕德家女師皆古詩篇名。不知出何書。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妹當作姊。外戚傳作弟。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衍也。

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呪俗祝字也。婕妤二字。應作重文。此脫。

荷性命之傲靈。傲善也。經傳假借作淑耳。見說文解字。

奉隆寵於層成。層外戚傳作增。增成漢宮名。

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縹同詩

悲晨婦之作戒兮婦人專男子之事

哀褒豔之爲尤豔外威傳作閨是也谷永傳閨妻鬻扇說者謂是

美皇英之女舜兮女虞與下句母周相比對也

雖愚陋其靡及乎靡及言不及古人也乎

閔繁華之不滋繁與蕃同滋生也此言己生子不成比於蕃華易落也

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襜褕而離災觀外威傳作館陽祿柘館俱離宮名生子於此

遂奄莫而昧幽奄外威傳作奄莫讀爲暮奄義復作奄

重重猶亂也亂者理其辭重者申其餘意

廣屋蔭兮幃帷外威傳作廣室陰兮帷幃暗

感帷裳兮發紅羅此蔭誤從草耳紛悴襟兮執素聲帷裳同外威傳作綵縹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縹俱誤作紅耳

亦素也齊人工作之

思君兮履綦綦音其履飾也

雙涕下兮橫流外威傳無下字

綠衣白華外戚傳表下有分字此脫

寡李之行也寡李未詳

漢趙飛燕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鈺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搗。以頭擊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畱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



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乃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外戚傳河陽作陽阿說者以河陽為後人所改然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亦俱作河陽

其中廷彤朱殿上漆廷與庭同形來以赤色飾地即丹墀也殿上以紫漆為飾

砌皆銅沓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切縫

黃金塗白玉階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殿上之階以白玉為文復說上事也

壁往往為黃金鈺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鈺車轂中鐵也壁中橫木如帶以黃金飾其外如鈺形因謂之鈺故服虔注曰鈺壁中之橫帶也緣服此注有

帶字而流俗傳寫漢書遂行作璧帶誤矣兩猶銜也鈺作園孔於中銜美璧為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明珠翠羽連綴為飾

常給我從中宮來給欺誑也中宮皇后宮也

懟手自擗懟怨也擗與搗同手推也外戚傳懟下有以字此脫去之

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如是指許美人事也言陛下自己要如是耳不食亦何謂也如是之如外戚傳作知字誤

乃詔許氏夫人氏夫入三字蓋美人二字之誤衍

革篋盛絨之外戚傳革作葦二字形近疑作葦是也絨束也

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類當作額壯髮者額上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濱毛詩作頻即瀕字之書耳瀕古濱字也瀕水厓也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為人婉淑有節行外威傳淑字作慇音於計切亦通作慇慇訓靜也或作嫺其音同耳故文選注兩引注引曹大家注曰慇深遠也音驛是慇嫺字通故兩存之今本作淑或後人妄改其文宜據漢書選注還曹本之舊焉

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外威傳無只字不知何字之誤衍

四十人皮弁素積外戚傳作四十九人此脫九字耳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外戚傳趨作驕疑此本作趨趣

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外戚傳豫作豫飾字此豫即豫字之說又脫

因廢疾不肯起外戚傳廢疾作發病

### 更始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飲沈湎。乃令侍中於韓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尙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首上脫傳字

尙書奏事後漢書尙書作常侍此疑誤

### 梁鴻之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假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簾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逃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淳作鸞

同郡孟氏之女文選注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七日而禮不成逸民傳作七日而鴻不答

斥數妻妾亦已假蹇數夫斥遠也。假蹇倨傲也。言夫子斥遠數妻不娶已亦假蹇數夫不嫁矣。

竊恐夫子不堪堪克也勝也

乃更簾衣椎髻而前更改也。益與粗同。椎髻者言爲髻一撮其形似椎。因以爲名。太平御覽引此作荆斂布裙。

自名曰運期字俟光。逸民傳作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與此不同侯俟字形相近此當別有所據

後復相將至會稽。逸民傳作至吳不同

雖雜庸保之中。庸用也保任也言爲人傭可任用也

妻每進食舉案齊眉。案几屬舉以進食也齊眉言俛首爲恭不敢仰視也或曰案古椀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同類何必是椀乃可舉也

###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姪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桂裁成手皆瘡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末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麓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

疾浮華。聽言觀論。輒隨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聞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卿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姿。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知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

平主衣紺縞直領。讎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謂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皆自爲舞衣。桂裁成手。皆瘵裂。往。婦人上服。一曰長襦也。瘵。陟玉切。手足中。

有司奏立長秋宮。此言請立皇后居也。

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大練。以大帛爲裙也。緣。緣邊也。言后及侍御者爲裙俱不加緣。

諸王親家朝請。後漢書注引漢律。春秋曰朝。春秋曰請。

未嘗臨御窗。窗。牖也。言未嘗臨窗窺視。

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禽。恐犯風邪。霧。故戒之。從。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疾。惡也。言深惡賦家浮華之辭也。後漢書言后好讀楚辭。此傳又言讀楚辭不竟。去聞其說。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楚獄。楚王英之獄也。因。蓋四字之誤。後漢書作囚相證引。此誤倒其文耳。

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猶僅也。言諸子封國僅及楚淮陽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於淮陽王之下。屬下句讀之。

吾自束修。束修。言檢束修潔也。論語云。自行束修。

身服大練縑裙縑者取其厚而堅緻

前過濯龍門上濯龍園名也近北宮

車如流水馬如龍後漢書龍上有遊字

蒼頭衣綠直領直領二字後漢書作講字講臂衣也以縛左右臂令操事便也此直疑講字之誤領字涉下句領袖而衍耳

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言抑絕其歲用經費以愧厲之冀欲以靜默止其謹譁耳

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珍獻也言今祭祀之費性慤則受之大官黍稷又獻於司農

治母喪起墳微大母即太后之母閭夫人也後漢書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后親往來占視於內占與視同視窺觀也

梁夫人嫫

梁夫人嫫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貴以罪惡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育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致命



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棟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嫫。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嫫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嫫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諡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孝和皇帝之姨

謂之從母。姊妹曰姨。禮

以選入掖庭

掖庭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後改爲掖庭。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

三國者。梁竦傳云。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翟乘氏侯。翟弟翟單父侯。

缺 页

# 列女傳補注校正

武進 臧庸

棄母姜姬傳

汝居稷臧庸案居蓋后字之誤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汝后稷是古今文皆作后字也古天子諸侯卿大夫稷之文當因此致誤稷爲天官故有君稱后稷之文其來已久考證之說蓋未可從

頌懼棄於野庸案野乃隘字之誤隘與野俗音相近遂誤作野詩生民所謂誕實之隘巷是也一恤畢皆脂韻隘从益聲屬支韻古支脂通

鄒孟軻母傳

師事子思庸案子思大壽然以年記之孟子終不及師事也史記以爲師事子思之人是

孟子曰不敏庸案庸著拜經日記向以敏爲衍字淺人妄增入

周南之妻傳

王室如毀庸案毀恐卽燬之省借字也

宋恭伯姬傳

使下面有知庸案下當爲死字之譌謂先君宜公也

周幽褒姒傳

褒姒滅之。庸案威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韓魯詩。今文古作滅。毛傳以今證古。故曰威滅也。

魯之母師傳

使明請夫人。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不可通。明疑朝字誤。

周南之妻傳

頌凡事遠周。念孫案。周當爲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曹。與周相似。又涉上文周南而誤。

晉趙衰妻傳

與人勤於隘厄。念孫案。困厄字。古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無厄字。今作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古無。以隘厄二字連用者。

魏曲沃負傳

關雎起興。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興作預見是也。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徵後漢書楊賜傳。曰。虞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曰。見徵曰見幾。即此所謂預見也。今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耳。王伯厚詩考。引此尙作預見。

乘居匹處

念孫案。乘居之義。與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之屬。小有不同。彼謂四此謂二也。方言曰。飛鳥曰乘。居也。乘居猶匹處耳。鴻烈秦族篇云。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

雌雄之不乘居也。義與此同。今本乘讀作乖。爾雅翼引此已誤。

齊孝孟姬傳

母離房之中念孫案當作

梁節姑姊傳

子在內中念孫案內中之中非衍文古者謂室為內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史記淮南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內中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林下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籀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齊宿瘤女傳

遲其至也念孫案遲其至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遲猶比也  
天明已圍城三市也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比也猶比至天明也案黎遲聲近而字通小司馬說  
是也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類以為未明顏籀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與上下文義不合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遲明行二百餘里義與此同又南越傳遲旦城中皆降伏波言比及旦明而城中皆降伏波也外戚傳遲帝還趙王死言比及帝還而趙王已死也

齊東郭姜傳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念孫案唯與雖同崔杼怨其二子於慶封欲封使人討之故曰雖辱使者不可以已也古書雖字或作唯說見鄙著戰國策老正計聽知覆逆者一條下

賢明傳頌義小序

妃后賢焉念孫案賢當為覽字之誤也此云妃后覽焉下云夫人者茲又云諸姬觀之觀肯覽義並相近也

秦穆公姬傳

衰絰履薪王引之案左傳衰絰與履薪為二事此文合為一殊不可解

上天降災引之案上天降災以下三十餘字俗本左傳即據此增入

京師節女傳

使要其女為中譎引之案譎乃詛之誤詞伺問之謂也漢書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

有虞二妃傳

選子林木馬瑞辰案路史引作遜于林木

棄母姜嫄傳

性明而仁瑞辰案路史引作性數而仁

契母簡狄傳

與其妹娣俗於元邱之水瑞辰案路史引作姊妹浴於元邱之水今本作與其妹娣誤也又案妹娣一人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簡翟建疵姊妹二人皆謂簡翟與其妹為二史記三人行浴三當為二之譌補注分姊妹為二似誤

立子生商瑞辰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詩亦作立子生商無帝字

啓母塗山傳

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據此是古本辛壬癸甲下當作禹去而治水啓既生呱呱泣云云今本誤以既生啓移於辛

王癸甲之上。又以禹去而治水，讓移於啓，呱呱泣之下，遂覺別有異說矣。又案頌以辛壬癸甲禹往數土，接於維配，帝禹之下，足證劉向亦謂娶四日而往治水。今本實有譌脫矣。又案路史后嫺注，嫺列女傳作嫺，亦今本所無。

夏桀末喜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瑞辰案路史復伐蒙山得妹喜焉。

鞠其頭。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

魯季敬姜傳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胡承珙案毛詩詒無厥字，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貽。

魏芒慈母傳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承珙案說苑反質篇養作理。

晉羊叔姬傳

貪憚無期。承珙案期度也，呂氏春秋懷寵篇微歛無期，高誘注云期度說文度法制也。

衛宣夫人傳

請願同庖。承珙案范處義逸齋詩補傳引此作願請，又此句下有夫人曰惟夫婦同庖八字，此脫御覽引又脫夫人曰三字，故補注疑為注文其實即傳文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承珙案王應麟詩考引列女傳，匪作非，今本仍作匪，蓋後人據毛詩改耳。又衛宗二順傳，匪作非，今本仍作匪，亦當作非。

息君夫人傳

豈如死歸於地下哉。承琪案：逸齋詩補傳引歸作并，據上文云生離于地上，下文引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然則作并於文義為長。

魯秋潔婦傳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承琪案：所疑析字或訛字之誤，又引詩惟是福心，是以為刺，毛詩惟作維，王應麟詩考載石經魯詩殘碑，正作惟，此亦一證。

楚野辨女傳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承琪案：今尚書洪範作毋虐鰥獨，獨釋文云：馬本作亡侮，史記宋世家作毋齊女徐吾傳。

齊女徐吾傳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承琪案：毛詩協作洽，此與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同。

嚴延年母傳

冬月，傳屬縣因論府下。承琪案：漢書作會論府下，上荀悅漢紀亦作府下。

明德馬后傳

常言繼嗣當時而立。承琪案：姚氏後漢書補逸引司馬彪續漢書作常以時立，又未嘗臨御，窻東觀漢記如游龍東觀，記亦無游字。

魯季敬姜傳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洪頊煊案物當是總字之譌。總古總字。毛詩素絲五總都亦有總義。故總可以爲都大夫。

楚莊樊姬傳

得無飢倦乎。頊煊案飢倦當作飢倦。漢書司馬相如傳窮極倦飢郭璞曰疲憊也。又曰飢疲極此與下文俱作飢倦者淺人所改。

宋鮑女宗傳

以事夫室。激漠酒醴。頊煊案下文兩言夫室此當以事夫室爲句。激當作激。與澄字同。澄漠酒醴言其清也。禮運曰澄酒在下。

陶荅子妻傳

荅子治陶三年。頊煊案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穰侯列傳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定陶也。

棄母姜姬傳

烏偏翼之。李房案偏當作姬。同聲假借字也。釋名云。搗似鋤。姬搗禾也。其姬字亦是偏字假借。謂偏也。可證姬偏古通用也。詩生民作鳥翼之覆。姬古字通用。本書齊威虞姬傳柳下覆寒女詩。卷伯毛傳作柳下惠。姬不遠門之女。其明證也。樂記照姬覆育萬物。姬覆皆以體親之意。

魯季敬姜傳

斃於人何有。房案國語無人守於何有言非難得之物不足吝惜也。章注不明。

鄒孟軻母傳

此非吾所以居處乎。房案處子猶言幼子。幼子未成人者。隨習俗而變。故當擇所居也。易象下傳虞注曰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選注引作居子處者非。

魯黔婁妻傳

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房案陶潛五柳先生傳贊引作黔婁之言。

楚老萊妻傳

可以療饑。房案療毛詩作樂。此與韓詩外傳同。

魯臧孫母傳

是善告妻。善養母也。房案上善字衍文。涉下善字而誤。

魯公乘嬖傳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房案數謂責讓之也。漢書項籍傳注曰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曰數讓。謂數其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也。子皮疑其以欲嫁之故而數之。嬖自言非此之故也。

魏曲沃負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房案夫人二字不衍。朝字衍也。禮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非出朝也。觀虞貞節注及漢杜欽傳可知。

楚野辨女傳

妾已極矣。房案釋詁曰極至也。辨女自言妾已先至其地故責大夫之僕後至而不少引郤也。

周幽褒姒傳

聞童妾遭棄而夜號。房案妾字下疑脫之女二字。

晉獻驪姬傳

大臣死之。房案：字疑衍文。

齊孝孟姬傳

結其衿襜。房案：補注：結綬也。本爾雅釋器文。婦人之褱，謂之襜。綬也。孫炎以為帨巾。郭氏以為香纒。據詩：綬帶也。於義為近。見文選思元賦注引。

梁鴻之妻傳

妻每進食，舉案齊眉。房案：補注：案，几屬。本說文：然，進食之舉。是案，馬非几屬也。急就章，顏師古注曰：無足。散自持案進食。漢書外戚傳曰：親奉案上食。以及此文進食舉案，皆指案而言。非指几屬也。周官司几筵疏曰：阮諧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據知几非微小之器。進食者，斷無並几筵之理。內則御者舉几，乃言其者。既坐舉几進之，使懸以為安，非進食也。進食所舉，猶今之特承盤矣。鉅案，此條辨則辨矣。意以爲案仍是几，非盤屬也。顏注謂有足曰案，似與盤異。今坑上案几，形制亦矮小，舉之非難。伯鸞清簡，不必有五尺長几也。

魯黔婁妻傳

頤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韻。王紹蘭按：美當為養字之誤也。傳云：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故頤云：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美亦當為養與形。榮，康為韻。

魯臧孫母傳

傳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紹蘭按：萌者，民也。周秦書多謂民為萌。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注：畜聚疏材之說似迂。

魏曲沃負傳

王亂於無別。紹蘭按：於當為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云：使亂於本作亂從之證。

陳寡孝婦傳

備吾不還。紹蘭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備形之誤也。魏節乳母傳：乳母備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帝高其義。補注：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

曾改爲郡。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紹蘭按：太守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

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孝文十六年，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然則守即二千石二千石郡國皆有。高五王

傳云：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即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節嘉也。至太守之僭始於景帝中二年。知大為衍字矣。

蓋將之妻傳

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句君子謂蓋將之妻。紹蘭按：或伐蓋以蓋將之弟為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齊宿瘤女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紹蘭按：遲其至也。承上讀。自通遲者，頰也。說文立部：頰，待也。經典書文作須。魯有樊須字。遲明遲有頰待之義。此傳謂諸大夫盛服而衛，頰其

至也。宿瘤駭宮中者，謂宿瘤駭宮中之文飾盛服，放下云，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毅弄珠玉，是其所以駭也。又云，於是諸夫人皆大慙慙其盛服而衛也。及宿瘤為后，闕王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更知宿瘤初至宮中而駭，由此也。然則宿瘤駭宮中，非宮中瘡，瘡其義甚明，且宿瘤駭狀可噴，故下文言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若宮中瘡，瘡則皆贅文。

王孫氏母傳

祖右補注。祖衣縫解也。祖蘭按：說文衣部，祖衣，縫也。但祖即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祖右之祖，但為正字。祖則假借字。衣部，祖衣，縫解也。即內則所謂衣裳綻裂，祖綻古今字與，但湯之義。

不

班女婕妤傳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紹蘭按：李當為孝字之誤也。寡李即陳寡孝婦，專心養姑。班

漢趙飛燕傳

砌皆銅沓。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紹蘭按：漢書外戚傳作切沓，銅沓，師古

或作砌，是古音。屑近切。古漢書假切為榻，謂門限也。金部，鎔以金有所冒也。沓，即鎔之省文。切為門限，故

光傳云：作乘輿，蓋如畫繡，網馮黃金塗，韋鞶薦輪，靈夫人傳，冢同。廁黃金塗於網馮，蓋輪之閒，則塗非

列女傳補注 校正

塗爲路說文金部錯金塗也塗卽塗之正字明塗爲塗飾之塗非塗路之塗矣黃金塗今俗之云鍍金是

# 列女傳補注敍錄一卷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 第一卷

母儀傳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聖賢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有虞二妃

棄母姜姬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列女傳補注 敍錄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魯師氏母補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嬖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列女傳補注

敘錄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說。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以爲

世基。

魯孝義保

晉圍懷嬴

蓋將之妻

代趙夫人

魯秋潔婦

魏節乳母

珠崖二義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得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齊管妾靖

楚江乙母

列女傳補注

敘錄

晉工弓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肸母

齊鍾離春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續母儀第十七

列女傳補注 敘錄

漢楊夫人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王章妻女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續婦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嫔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序。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自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

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



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敍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

### 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嬖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

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誚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邪。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修書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立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並撰。

列女傳補注序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爲注。故題曰補也。照圓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嘗從燕閒。顧照圓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卷。今其書亡。如能補爲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圓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邁邁。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恤。追省前言。恆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誥。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唵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舊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夫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無隱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王照圓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91426)

國學基  
本叢書  
列女傳補註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王照圓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